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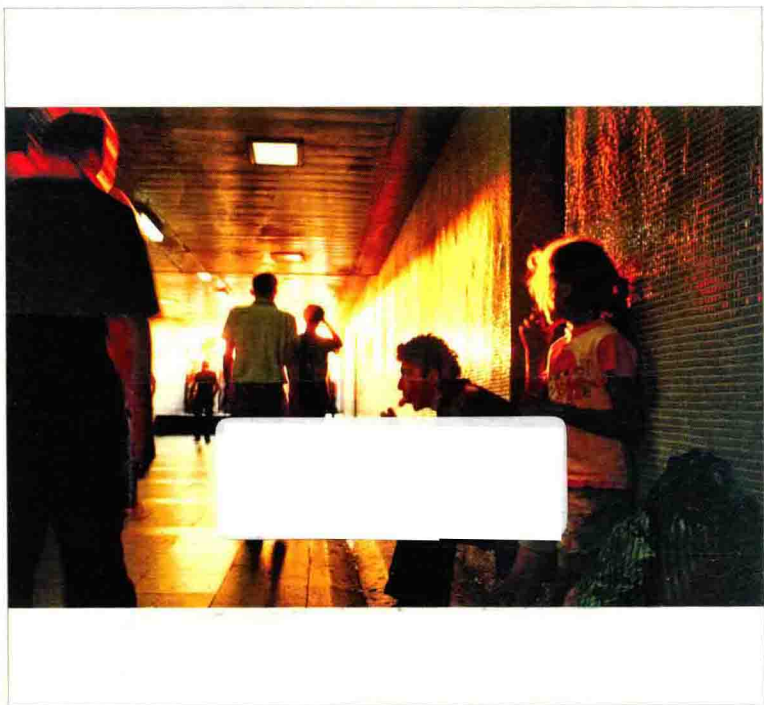
單 讀

主編
吳琦

12

創造力之死

淵源于生活的想象，
有時也會反過來主宰生活。



台海出版社



單向空間
UNIDIRECTIONAL SPA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读 . 012, 创造力之死 / 吴琦主编 .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 2016.5

ISBN 978-7-5168-1000-2

I . ①单… II . ①吴…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3210 号

单读 . 012, 创造力之死

主 编 : 吴 琦

责任编辑 : 刘 峰

执行编辑 : 莫嘉靖 罗丹妮

美术总监 : 刘肖男

设计制作 : 柳俊萱

内文制作 : 陈基胜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21

电 话 : 010-64041652 (发行 , 邮购)

传 真 :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 thcbs@126.com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 162 千字 印 张 : 9.25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1000-2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记录 探索 审美

假如创造力是一座公园

过年回家，听到各行各业的哀声一片。投资公司的泡沫去年就破了，钱蒸发掉，人也四散，当警察的同学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追捕和善后。城镇化的源头——矿业也遭遇危机，对外的宣示是资源枯竭，更真实的原因是需求在下降。房地产商脑子一热，建起许多高楼，十几层的大厦，依山傍水，气势逼人，却只有几户人家住进去，其余的毛坯都空空如也，透着穿堂风，像无数双黑色的眼睛，无神地望着从市中心静静流过的河。

唯一欣欣向荣的事业是公园越建越多。最早市里只有一座公园，在一座小山包上修了步道、凉亭，供人们爬山、散步、野炊、偷摸着谈恋爱，到了山顶，能看到的风景仅有几栋高楼，以及铁厂、电厂、化肥厂制造的云烟。而现在，河滨和另一座山上又分别新建了一座，那山在城市的另一边，登到

山顶可以看见农田、上游的河道、外围扩建的大桥和路，颇让人感到新鲜，原来这座看上去要在重工业中永生的小城市，也有这么美的一面。

一切和我在北京的所见截然不同。那里的生活仿佛一团火焰，人们的智慧、欲望和身体全数投入其中，发明出新的机会、新的情绪、新的词语，随时准备把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兑现成改变世界的诺言——创造是新的正义，任何有关颓势的消息仿佛都只是谣言。不像我的家乡，一个慌乱的小社会使自己镇静的方式，无非是兴建几座小小的公园。

手边正在看的书是小说《拉格泰姆时代》，多克特罗用虚构与历史交织着记录了 20 世纪初的美国，正如当今中国的镜像。他写道：“在整个美洲大陆，商人们死死地抓住自己钱箱上的大钥匙；抄袭、复制的价值到处可见；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用比利时大理石砌成的乳白色苏打水喷泉；无痛牙医派克随时随地都想替你医治牙疼。”我们同样见证了牙医的兴起，还有书中写到的魔术师的登台，在各处表演“奇迹”的他们，其实也难从洪流中脱身。

这并非巧合，而是越来越同质的现代性。并不是太难发现，我们其实是在走别人走过的路，不管是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的欧洲、美国，还是也曾创造过盛世的中国古代，任何一个过去的人，理论上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在这个意义上，

也许可以理解那些早衰的人为什么在繁荣的年代依然感受到一种本质上的无力感——到底什么是新的？我们还能创造怎样的生活？

我们的作者邹波在《山海经》的重重想象背后，发现了一张远古部落的隐约版图，一种比猜测、神话更加简洁的现实。他的研究继续了我们的设问，新时代的科技和想象力到底和过去有多大差别？这一期的《单读》考察创造力，捷克新锐作家拉德卡·德内玛科娃从性别、国家、语言等层面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年轻的中国女作家文珍、包慧怡的书评温柔地给予回应，能使用多种语言写作的莫沫用中文写就的小说第一次公开发表，而来自戏剧和互联网科技领域的访谈，把创造力的概念在更多维度上碾碎、铺平。

对很多人来说，生活的确变得更好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最糟糕的部分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和前人的唯一不同，在于时间仍然是我们的，创造也是这样。但我们应当记住教诲——所谓“拉格泰姆”（Ragtime）是19世纪末的黑人音乐，以切分节奏为特点，当时的演奏大师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说，这种曲子是不能弹得太快的。即便在一个纵情于饮食与娱乐的休闲时代。

撰文：吴琦



话题

- 003 欧洲马赛克 拉德卡·德内玛科娃
- 033 搜神 邹波
- 057 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 柴春芽



访谈

- 083 海妖服务器与我们的未来 陈一伊
- 111 樱桃园即使毁了也是美的 云也退



影像

- 135 摄影是突然到来的，和诗歌如出一辙 王寅



报道

- 153 北戴河碱业工人简史 卫毅



小说

- 177 理想情人 莫沫

○ 话题

003 欧洲马赛克
拉德卡·德内玛科娃

033 搜神
邹波

057 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
柴春芽

欧洲马赛克

——捷克、个人主义、女性及作家权力

撰文 拉德卡·德内玛科娃

翻译 索马里

校译 莫嘉靖

创造的自由和存在的方式是无穷无尽的。无论在哪个年代，对自由的争取，以及自由、批判的思想都是艰难的，但这一切从未止息。

[一]

此刻，我生活在2012年。作家也应该描绘“永恒的”（timeless）极权主义。这种“永恒”令人心生疲倦。那些被邪恶女巫施了咒语的东欧国家，才是他们应该讲述的恐怖童话故事。关键是，这些“童话故事”确实发生过——而且善没有获胜，因为每一种善都受到了恶的玷污。

年年月月日日，生命就这样流逝。每一天琐碎而无尽，但同样具有决定性。世界的每一处都是一个陷阱：当人们只能留在某个地方时，邪恶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但如果他们成功地“逃离”，也不过是逃离了自身。单凭手中攥着的那本护

照，你并不能成为一个胜利者。难道说，即便在今日，胜利仍需要以否定人性为代价？而权力又是如何被它的代表人滥用的呢？

三年前，我顺道去拜访一个熟人，他就职的那家广告公司位于布拉格的市中心，公司的办公室堪称豪华。但空气中飘荡着某种寒意。我告诉自己，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也许是有人生病或去世了。统统不对，事实是：职员们刚刚得知“经济危机”也席卷了他们——他们的公司不再为他们配置奥迪车，改而选择更为便宜的通勤工具（他们的配车每年更换一次）。恐慌蔓延开来。回到家，我在网上搜索了一张1930年代的照片：男人们头戴帽子，身着西装，温顺地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勺子，等着喝上一口热汤。我兴冲冲地把这张照片转发给那家广告公司的所有员工——是的，所有人——还加了一段附注：“先生们，这才是经济危机的样子。”

2010年时，我在柏林，住的地方离萨维尼广场不远，在这里我可以不受打扰，专心工作。写作。翻译。“翻译”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能感受到文本的呼吸和心跳，脑海里充斥着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笔下那个在斯大林集中营长大的17岁少年的各种意象。我带着不时喷薄而出的冲劲埋头工作。我想留在柏林。但在我出发之前，彼得·德梅

茨（Peter Demetz）曾告诉我：“不要搬到柏林，那里什么都没发生过。”柏林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民主实际上也不是可以出口的商品。我想到了自己的家。在没有民主人士的国度，建立民主制度相当艰难。不久前，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座新的清真寺落成开放，而且无论男女都可以去那里祈祷。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在庆祝马塞尔·莱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90岁寿辰。我非常欣赏马塞尔的韧性，他是华沙隔都（ghetto）的少数幸存者之一，9岁才开始学习德语。他曾对我最喜欢的三位19世纪文学人物做过重要评论——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和艾菲·布里斯特¹，她们因摧毁神圣婚姻制度而赫赫有名。她们拥有的一切无不岌岌可危：独立，追求自己生活及摆脱精神奴役的可能性。但是，人能拯救的只有他（她）自己。这三个女人最终都以不幸收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和自己结盟，成立“一人政党”；否则，就只是将彼此又拉回原来那种一般的奴役状态中。那么，仓促搬到柏林并不是办法。

民族主义？是的。种族主义？是的。反犹主义？当然。但今天最具破坏力的，是欧美文化里那种随处可见的极端自

1 艾菲是德国作家冯塔纳的小说《寂寞芳心》的主角。

我，像被宠坏的小孩一样，认为世界的其他地区都处在更落后的阶段。今天我们需要看看跨国公司正在发生什么。个人崇拜依旧当道，只是披上了各式各样的新“外衣”。我们可以用这些“配料”煮一锅廉价的牛肉炖汤，大众自然会蜂拥而起，一股脑地喝下去。藏在西奥·萨拉钦²、君特·格拉斯³，还有瓦克劳夫·克劳斯⁴身上的“kobold”⁵，不乏嘲弄、批判，努力吸引公众的注意，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文化水平极高，但缺乏情商和社会同情心。他们发现操控别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至于那些发觉自己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通常并不是由他们自身过错造成的），其凝聚力也正在消失。那种同病相怜之感、移情互悯之心，无一不在衰减。能触动他们神经的只有一样，那就是别人对他们自我的狠敲猛打。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那只手要求社会“幼龄化”。那些成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成长。这种对个性的强调又意味着什么呢？名牌“玩具”，满足；刺激肾上腺素的体育运动，满足；性，满足；成就，满足。结果是，每个“个

2 Theo Sarrazin, 德国政治家、作家，曾担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曾出书批评德国的移民、文化和外交政策。

3 Günter Grass, 德国著名左翼作家。

4 Václav Klaus, 捷克前总统，曾发表各种具有争议性的言论。

5 德国民间传说中藏在家里的一种小鬼，负责守护房屋，但偶尔也会调皮捣蛋。

体”思考、行动、穿着、咀嚼和进食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种不利的社会氛围难道不是幼稚行为的后果吗？在东欧，政党持续涌现，就像是那些懵懂少年提交的个人商业计划——他们的精神高度与取得的地位并不相匹配。也许，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但我们毫不知情，正忙乎着和一群孩子在沙坑里玩耍。

[二]

我身披一副女性皮囊，行走在人群之中。2012年春天，我俯身眺望一大片花海，满眼紫色蒲公英中夹以青翠葱郁的草丛，傲然迎向天空。我清楚记得，在那一刻，我终于摆脱了旁人的看法，开始理解生活该怎样过，又该如何向世人宣布“我是谁”。我意识到我们是谁，也意识到该停止抱怨，不再卑躬屈膝或装腔作势，不让社会将各种规则强加于我们。歧视来得狡猾。女性的潜能仍没能充分发挥出来——那可是全球半数人口。而当女性终于派上用场时，又要求她们像男性那样行事——竞争、权力争夺、经济增长。但生命并不是一场竞争。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舞台上，一切角色的分配都基于一种不准确的判断，即男性身上具有所有的人性。变化让人喜悦。如果通向自由的道路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就

会殴打自己的女人。几年前，卡扎菲的儿子在伦敦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打了自己的妻子。此前，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要赢得正义之战是多么艰难。他们为自己饱受纳粹、战争与独裁者束缚和摧残的生命而哀悼。我不认识有哪个女性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或者门格勒那样。这些人都是男人，他们的“使命”是早在血液里就流淌着、在基因里刻写着的。如果不能在别的地方独裁，他们至少可以在家里成为独裁者，控制别人的身体——一个女人。他们大概认为在地狱的隔离中幻觉都不会出现。一个专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的独立机构在一份关于某个案例的声明里写道：“一开始是很明显的侮辱、污言秽语，还有威胁。这些行为越来越频繁，由此开始出现体罚、勒脖子和饥饿惩罚。”在这件案例里，老婆、孩子都被丈夫视为累赘。据说，备受凌辱的妻子没吃过什么东西，不管她获得什么食物，她都会给孩子们。因为挨饿，她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不会在任何一座桥上看到描摹女性的雕塑。那些桥上的圣像从来都是男性形象。

我读到一篇对捷克某位风头正劲的女演员的采访。她卖弄风骚地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喜欢有男士为她开门，她也喜欢男性。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也喜欢男人。两者毫不相关。这是个根本问题，是为一群被剥夺了平等权

利的人挺身而出。

在一些国家，不服从的女人会被活埋在沙堆里。他们还会往坟墓里倒混凝土。活埋这些女人，是因为她们破坏了他人设定的规则。有些女人也许会把脸遮起来；有些也许不和陌生男子说话；有些也许不再思考；有些也许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有些不得不接受阴蒂割礼；有些人被迫忍受自己被买走，然后在那个所谓的家被强暴。他们强暴自己的女儿，并且相信这种行为不仅可以接受还十分常见。有些人侍奉男人，真把自己当成了一台微波炉、一个洗衣女工、一枝花瓶里的花和一件珠宝。她被碾作了沙砾，只因为16岁的她和男孩子说了话。她的父亲和叔叔亲手将鲜活的她埋进了土里，那盘旋在葬身之地的沙子无穷无尽。

他们建立起的关系再亲密，也不过是徒劳。男人到底怎么了？或许他们因恪守当下偏执狭隘的宗教诠释（尽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和耶稣从来不会认同这些）而犯了错？是不是因为受到那种不准确的判断（即男性代表所有人性）影响，才产生了这种钝感？对儿童和妇女的歧视，是宗教政治化并借此争夺权力的结果吗，即便今日的欧洲已无宗教的外衣？据说，宙斯谱系里的女神只学习了一样东西：即使是在最危急的关头，她们依然举止合宜，保持与生俱来的那股冷漠。怯懦和抵抗只会让侵害行为来得更激烈，但当男人面对“冷